

評介《大地與神共舞》

Seán McDonagh, SCC¹著；李純娟譯

本文評介 Dermot A. Lane, *Theology and Ecology in Dialogue: The Wisdom of Laudato Si'* (Dublin: Messenger Publications, 2020)，中譯本《大地與神共舞：神學與生態學對談》預於2022年5月由光啓文化事業出版。

清楚瞭解連恩這本頗受歡迎的書，其中所呈現創世神學演變至今的幅度，是相當重要的。作者追溯自特利騰大公會議(1545~1563)，創世神學到今天演變的歷史背景。大公會議之後，教宗保祿五世(Pope Paul V)在1570年出版《羅馬彌撒經書》。在這彌撒經書中，將臨期的〈領聖體後經〉如下：「主，請教導我們厭惡地上的事物，而嚮往天上的事物」(Domine, doce nos terrena despicere, et amare celestia)。這樣基於二元對立和逃避意味的神學觀，此祈禱對自然世界的內在價值毫無賞識。幾乎四百年來，天主教會每年的將臨期都誦唸這個經文。整個二十世紀普羅大眾使用的祈禱，充滿了像這樣缺乏生態意識之祈禱經文。

本書中，連恩不僅調整這樣的教導，或許也試圖用更為精

¹ 本文作者：席安·麥多那神父(Seán McDonagh, SCC)，聖高隆會會士，愛爾蘭籍傳教士，世界知名的生態神學家，長年致力於提高人們對正義與和平問題、環境可持續性和信仰之間聯繫的認識。

繖的方式來呈現舊神學。一反過去的作法，他依據聖經的教導和現代科學的發現，予以挑戰和反駁。與他的神學人學有一致的基調：人類與今天世上存在的一切息息相關，並且與宇宙約140億年前誕生的所有存在物環環相扣。

與演化動力觀點相符，也與拉內（Karl Rahner, 1904~1984）和德日進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, 1881~1955）的學說論述一致，連恩深信，透過聖神生生不已的作為，整體宇宙都被賦予了自我超越之潛能。他談論道：「如果我們嚴肅認真地看待聖神，今日的教會論和創世神學可能有所不同」。「從下而上」的神學具有兩個元素：首先是對猶太神學的「氣 / 神」(ruah / spirit) 的意涵，我們必須要有淵博的認識；其次是對「氣 / 神」的探究，我們必須要有切身經驗，不只是在歷史中，也在自然界中，不只在過去，也對當前的「氣 / 神」有所體驗。

連恩不會僅滿足於論述一個嶄新的聖神論 (pneumatology)；他主張新的聖神論，勢必配合與自然世界密切結合的新基督論。基督，正如我們每個人一般，是一名宇宙之子。最重要的是，「氣 / 神」在猶太宗教文化 (Judaism) 中的意涵，是寓居塵世的一位大地之愛的聖神、是宇宙創生的物質和氣息。「聖言」神學也是關鍵；一旦聖言取了血肉，降生在我們中間，聖言的宇宙運行就進入了人類歷史中。這樣的宇宙性基督論，為受造界注入了嶄新的尊嚴，也恢復了宇宙演化過程與系統的內在價值，並且指向了大地家園與人類家庭環環相扣的團結關係。《願祢受讚頌》肯定，若萬物都在基督內，走向它們命定要成為新

的創造的一部分，那麼，所有的受造物將依其自身的內在價值、而非依其功利理由受到尊重。

此外，連恩發展的末世論，超越了我們對死亡、審判、天堂、地獄等的終極關懷。對於這類稀釋了的末世論他深感不快，它不但給其他神學留了個破口，也導致我們失去了神學的「重要元素」，諸如我們對望德所該具備的顛覆性與先知性角色的反省、復活在基督信仰中的中心地位，以及創世與末世論的關係。

西方文化和基督信仰對於海洋的尊重極為不夠，值得在此一提。雖然地球表面 70% 為海洋所覆蓋，但我們對火星和月球表面的認識，甚至比對海洋的認知還多。若無海洋，我們的地球會如同火星一樣無法居住——沒有草地、牧場、森林、鳥、動物、人類。38 億年前，生命始於海洋。生命移居陸地之前，海洋滋養著生命，並在其中演化超過 30 億年。

愛爾蘭每個教區都與海洋相接，但我卻不知道有任何教區曾經省思過天主在海洋中的臨在，亦未追溯人類長期以來對海洋所造成的破壞，並提出未來對保護海洋的具體計畫。基督徒團體若能獻身於這樣的行動，連恩相信，這樣的末世論將能激勵並刺激我們保衛生態，進而提升我們共同家園的福祉。他也主張，這樣的末世論可以填補人類和其他物種、人類團體和大地家園、宇宙和社會之間的裂痕。這一嶄新的聚焦，擴大了復活的範疇，從以人為中心的獨斷視角，延伸至以宇宙為中心。

連恩處理存在於古典經文中的矛盾，「叫他（人）管理海中的魚...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魚...」（創一 26、28）。他指出經文

含糊不清且帶有剝削大地生態秩序的色彩，以致現代人類認為握有聖經的許可，可以剝削大地的生態秩序。甚至梵二大公會議的神職們在所撰的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中，亦流露出「掌控神學」(domination theology) 的意味，陳述世界是專為人類所用：「按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，曾接受了征服大地及其所有的一切，並以正義及聖德治理一切的命令」(《牧職憲章》34 號)。

禮儀崇拜乃為基督徒經驗和連恩此書的主軸。他引用教父的話「我們怎麼祈禱，就怎麼相信」(*lex orandi, lex credendi*)。但不幸地，在聖祭禮儀中極少涉及宇宙，可以說，我們的禮儀祈禱幾乎是精神分裂的。我們相信的是一回事，慶祝的卻是另一回事，甚至與所相信的背道而馳。這是不幸的，因為從起初，感恩經祈禱 (Eucharist prayers) 便是為感謝天主降福宇宙而出現。早在主曆 215 年，《使徒傳統》(Apostolic Tradition) 已有為創世之恩而感謝天主的感恩經祈禱；這段感恩禱文，緊接著感謝聖父派遣救主耶穌，隨即出現在第二段中。²

如果聖祭禮挑戰我們，不但要與人類夥伴，也要與大地家園的其他物種分享大地，那麼我們得承認，我們對此挑戰的回應做得相當貧乏。地球上的每一生態環節，都遭受了人類只為自身利益的剝削。我們根本就漠視與我們共享地球成千上萬的物種，當然更談不上給予基本的生存權。

在討論禮儀時，連恩批判聖祭禮儀中使用的性別語言，而

² Gregory Dix, *The State of the Liturgy* (London: Darce Press, Adam and Charles Black, 1945), p. 157.

這是無法原諒的。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日課經文中：在第一週週四的晨禱中，聖詠說道「我躺臥在群獅中間，個個都想把人子吞咽」（詠五七5）。同樣的，在〈讚主曲〉(*Benedictus*) 中表示：「他給我們父親滿溢的愛」，對「母親」則隻字未提！我們如何鼓勵年輕的母親使用此經文呢？悲哀的是，我相信教會領袖，無論在羅馬或是英語系教區主教們，都沒有人意識到教會禮儀崇拜中使用的性別歧視語言，使多少人疏遠了福音經驗，特別年輕婦女。

這本關於生態和神學的新書，並不涉及學者感興趣的某個特定神學領域。連恩深具說服力地強調，生態課題必須滲透在整個神學領域和基督徒信仰的操練中。這本書處理當代最重要的課題，無論為世界、為教會，或為信徒、非信徒皆然。我們都看到了，直到《願祢受讚頌》之前，天主教會針對我們對自然界的蹂躪破壞，其回應顯得淡薄而零碎。所以很欣慰，看到一位資深勝任的神學家，透過與其他神學家的交談，探究聖經根源和現代科學，認真偵查、透視時代訊號，為我們的信仰形塑嶄新的願景。

本書提綱挈領地，為基督徒身處這世界提出新的生活方式，能開始聆聽貧困者和大地的哀號，並因而可以用嶄新、蛻變的實踐方式來回應。本書最後亦指出新禮儀的方向，信眾相聚為神奇的萬有讚美天主，並轉以新的生活方式、行動和感受來回應自然世界。用教宗方濟各的話，如果我們錯過這個嚴肅的使命，那為下一代，大地將越來越嚴重地形成一廣大的垃圾堆。